

中国皇妃秘传



# 中国皇妃秘传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夷狄的妖花——驪姬·····    | 1   |
| 株林的妖姬——夏姬·····    | 25  |
| 邯郸的妖媛——朱太后·····   | 45  |
| 女权的牺牲品——吕太后·····  | 65  |
| 洛神之赋——甄宓·····     | 90  |
| 则天楼的妖帝——则天武后····· | 143 |
| 华清宫的妖乱——杨贵妃·····  | 167 |

## 夷狄的妖花——骊姬（东周）

周惠王二年，晋武公薨，其子献公即位。

晋在当时，是个领有河南北部和山西大半的大国，其西北与夷狄之国接壤。

献公除了从小国贾国所娶夫人之外，作为侧室，还宠爱着由北边异民族狄国那儿娶来的狐氏的女儿狐姬及其妹妹。而在即位之后，既非贾姬也非狐姬姊妹，却迎娶了武公的侧室齐姜当了正夫人，立其子申生为太子。

齐姜，是位于山东，在诸侯中称霸的齐桓公的女儿；她是武公作为与齐友好标志而迎娶的侧室。献公在武公生前，就与齐姜通奸。

献公烝齐姜，生秦姬夫人及太子申生。

《左传》上有上述记载。所谓“烝”，即与比自己身分高的女人私通之意。稗史更有具体的记述：

---

1 献公即位应为周惠王元年（公元前676年）

武公已老不能御女。太子（献公）悦而淫之。

献公与齐姜之间先生下女孩，名伯姬，后来与其母一样，为了象征友好，嫁给了秦穆公。随后生下男孩，此即申生，立为太子时，已经二十三岁了。

献公与贾姬之间无子，与狐姬之间生次子重耳，与狐姬妹妹之间生三子夷吾。长子申生立为太子时，重耳二十一岁，夷吾二十岁。

齐姜在献公迎她为正夫人四年之后，就死了。

翌年，献公欲征讨西方的异民族骊戎，吞并其地，命大夫史苏占卜吉凶。

史苏将龟甲投入火中，观看其龟裂的形状。龟甲呈现两根纵长裂纹。两根裂纹互相拥抱，形状弯曲，于两端相交，略略描绘着椭圆形。而在其椭圆形的正当中，还有一根细细的裂纹。史苏看罢言道：

“胜而不吉。”

“战而胜之是吉利，为什么说不吉呢？”

听到献公责怪，史苏作了说明：

“左右之线于两端相交。这标志着双方无分胜败，右边线形成包围左边线的形势，乃表示我晋吞并骊戎。此左右二线于两端相交，勾画出口字形，正中有细线一根。此乃口中含棘之形，标志着谗言将起。也即纵使战胜骊戎，后来因谗言而乱国，意乃胜败难分。”

“因谗言而乱国？你是说我听信谗言而乱国？”

“不。即使陛下不这样，君侧的人也难保不被惑乱。”

“好的，明白了。反正呈现出了战必胜。战后归战后，我警惕就是。”

于是，献公引军西进，灭骊戎，夺得戎王之女骊姬及其妹妹凯旋而归。骊姬此时十六岁，其妹妹十四岁，她们比起申生、重耳、夷吾来，还年轻十来岁。

重耳和夷吾的生身之母狐姬姊妹已经四十过半了。献公的心被夺来的年轻美貌的异族姑娘所征服，片刻也不让她们离开自己的身旁。

凯旋归来三个月之后，继去年故去的齐姜，将骊姬立为正夫人。

在庆祝宴席上，献公看着默然列席的史苏，挺胸说道：

“谁来给史苏斟上一杯庆贺酒？但不得给他吃庆贺菜！史苏，你该记着的吧，你曾说过胜而不吉。我们确实胜利了你说的话，有一半是说对了。用这杯庆贺酒来犒赏你。但是，你说的不吉，却没有说对。在战胜之后，我得了这么一位美丽而温柔的妻子。还有什么比这更吉利的呢？什么是口中的荆棘！你没说对的那一半，作为惩罚，不给你庆贺菜吃。”

史苏把给他斟上的酒，一饮而尽，说道：

“我在当时，只是如实地说出了龟甲所表明的事情，显示出来的确实是胜而不吉。但是，现在想来，我还有看漏的地方。”

“嗯！是呀，谁也会有过错的。”

献公非常满足似的点着头说。——不，不对！史苏在心里还嘴说。按龟甲裂纹，自己所说的并没有错。所谓的“看

漏的地方”，就是那裂纹，与此同时，呈现出了一个年轻的大女阴形。那个女阴，正是此刻作为正夫人坐在献公身边的骊姬……

“史苏，你有什么心事？我的玩笑也许过了火。我并没打算责备你。喂，谁来给史苏敬点庆贺菜肴，也敬酒。”

献公十分高兴的样子。

过后，有好朋友问史苏，史苏说道：

“女人。我忽视了龟甲上显现出来的女人。也就是晋以武力战胜 了 骊戎，但是骊戎以女人的力量战胜了晋国。胜而不吉，因谗言而乱国，胜败难分，这事该是不错的。眼看这时候就会到来。”

## 二

骊姬刚被带到晋国首都绛城来的时候，还是个白皙肌肤，古色瞳孔，含苞未放的纤细而可怜的少女，但在骤然之间，蓓蕾开出了丰满的花朵。这不仅限于骊姬，也许是西方女子的本性。献公立骊姬为正夫人，就是在这时候。

在此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骊姬便和献公的一个名叫优施的御用乐师发生了通奸。优施也是骊戎出身。而且献公对她的宠爱日益加深。骊姬装作让他相信，努力讨他的欢心，就更不必说了。

骊姬在优施之外，也向申生、重耳和夷吾暗送狄波。有一次，骊姬抢先来到申生从献公处退出的地方，在长廊尽头的背影处等着他，把他叫住了。申生默默地施了个礼。想过

去时，骊姬故意以让人能听见的高声说：

“你为什么躲着我？”

申生无奈只得跟着她走。骊姬把申生让到了庭园的亭子里，让他坐在长椅子上，偎倚着他说：

“申生君，我从前就敬慕你。”

“您想干什么？母亲大人……”申生故意把比自己小十二岁的骊姬称为“母亲大人”说，“这也许是夷狄的风俗，但在晋国请您学习晋风。”

然而骊姬却不放申生说：

“申生君，你似乎看不起我这夷狄之女，但烝相当于自己母亲的人，这不是晋国的风俗吗？我听说你就是这样出生的。你也这样对待我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您真是个可怕的人，请您放开手。不然我就告诉父王。”

“请，你愿意怎么告就怎么告状好了。陛下反而更会怀疑你呀！”

“母亲大人，请您别再调戏我。”

申生甩脱了骊姬就回去了。不象父亲献公，申生是个诚实认真的男子。

骊姬也和重耳说了同样的话：

“重耳君，我从前就很敬慕你。”

重耳听任骊姬的偎倚，默默不语。他不象申生那样想跑。

“重耳君，你说话呀。申生君好象看不起我这夷狄之女，你也看不起我吗？”

“我母亲也是夷狄的女子，我怎么会轻视您呢！我曾经想得到您，那就是我父王从您的国家把您夺来的时候。父王

和您的年纪相差太远了。我在当时还以为父王会把您们姊妹给我和弟弟，激动得心扑扑直跳。”

“你是说我已经成了陛下的人，就不喜欢我了吗？”

“就是现在，也还是不会不爱的。”重耳抓住骊姬伸过来的手按在膝上说，“只要父王肯把您给我……”

“你是害怕陛下吗？”

“害怕是真的。但那是怕父王，怕自己，还是怕您呢？我自己也不明白。”

重耳与申生不同，但毕竟也是个认真的人。

骊姬也对夷吾说了同样的话：

“夷吾君，我以前就敬慕你。”

“您也跟哥哥他们这样说了吧？”夷吾一面应付着偎倚过来的骊姬，一面说。

骊姬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夷吾也笑着说：

“申生气跑了，可是重耳高兴地抱了您，是吧？”

“不！重耳君也跑了。尽管他没象申生那样动怒。”

“这就怪了，重耳总是说想抱您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就是还有希望了。”

“您是个可爱的人。”

夷吾把盘在骊姬肩上的胳膊拉过来，用一只手抬起骊姬的下颚。骊姬那白皙的脸面血往上涌，与夷吾热烈地接吻。

“我不会跑的。”

夷吾松开手之后，骊姬拦住道：

“在这儿不行。今天晚上悄悄地到我的房间去吧，我等

着你。”

就这样，骊姬在三兄弟之中，只和夷吾私通起来。

优施发现了这个秘密，有天晚上，对骊姬说：

“最近，好象你和夷吾常常相会……”

“这又怎么了？你是说和你有什么不同了吗？”骊姬把身子交给优施，这样说道。

“你得对陛下小心才行……”

“这，和你的事也是一样。”骊姬抬起上身，把优施拉过来边玩弄边说，“你是嫉妒了吧？”

“我有什么嫉妒的。夷吾敌不过陛下，陛下敌不过你。还没有人敌得过你呢！”

“重耳呢？”

“和重耳还没搭上，只是以他取乐。”

优施抬起眼睛，以吃惊的神色凝望着骊姬。

骊姬在那当时，对申生、重耳和夷吾还没有打算怎么样。骊姬对三位公子，还只是把他们当作身边的玩物。

被带到晋国七年，献公十二年春，骊姬生了个男孩。这孩子取名奚齐。对献公来说这是第四个儿子。这时，第三个儿子夷吾已经三十三岁了，所以奚齐是间隔三十二年之久生下的儿子。正因为如此，献公的高兴劲儿非同小可。只要得空，他就跑回寝室去看望这个婴儿。

献公的这种喜悦，也是对骊姬眷恋的加深。但是，骊姬并不确信献公就是奚齐的父亲。孩子的父亲或许是优施，也或许是夷吾。然而骊姬并没特别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奚齐是自

已生的儿子这一点是确实的，至于他的生身之父，不管是谁，反正奚齐是献公的第四个儿子。

在生下奚齐之前的骊姬，虽说被立为献公的正夫人，她却没把晋国当成过自己的国家。自己的故国被侵夺，父母被杀戮，她只不过是带到这个国家的夷狄女人的这一想法，是抹不掉的。然而在生下奚齐时，骊姬的心里发生了一个变化。她觉得由于生下这个孩子，她能够把这个国家当成自己的国家了。进而，由于有了这个儿子，觉得也能够在这个国家建立自己的国家了。在这种想法中，也有由于让这个儿子继承这个国家，能为被这个国家灭亡的故国争上一口气。骊姬在这时，可以说第一次有了生活目的。

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有无论如何必须做的事。首先，就是赶跑太子申生。即使能够巧妙地赶跑申生，此外还有重耳和夷吾呢？骊姬陷入了孤独的烦恼之中。

### 三

这是过了庆祝奚齐生日之后的事。骊姬在和优施玩耍之后，说道：

“那孩子的长相，这阵子越来越象你了。”

优施边安慰着骊姬，边问：

“和夷吾呢？”

“要说象他，倒也象。”

“这阵子你和夷吾如何？”

“也在幽会。尽管我想着悄悄地毒死他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！你不能那样想。只要是四公子的长相象我，那就是驪戎的血，也就是象夫人。如果象夷吾，那就是晋室的血，长相象陛下下了。”

“我筹划的不是这个。我所说的想毒死夷吾，是不想让他活在世上。”

“这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是为了让这个孩子继承这个国家。如果这孩子是你的，那么说这孩子就完全是驪戎的血统了。是陛下的孩子也好，是夷吾的孩子也好，这孩子一半的血仍然还是驪戎的。我这种让这个孩子继承这个国家的心情，你也会理解的吧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就不光是夷吾了，太子也好，重耳也好，都……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既然这样，就越发不能下毒了。”

“那你就给我出个主意吧。”

“如果能够让驪姬的儿子继承这个国家，自己就作为最大的功臣，不，或者作为国君的父亲，就能够为所欲为地支配这个国家了。”优施想到这里，顿觉心情激动起来。

当时他想到的是，首先把献公的宠臣叫作“二五”的梁五和东关五这两个人拉拢过来，让献公勒令三个公子到边远的地方去。优施把这事告诉驪姬说：

“办法由我和二五充分商量。夫人您倒不如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为好。对那三个人，您和陛下啥都别说。假使陛下问您，您就对三个人都夸奖。但是为了把二五拉过来入伙，光

靠金银财宝的力量是不够的。我以为靠夫人和您妹妹的力量，是最好的办法。您能答应吗？……”

“你是要我们干什么呢？”

“想要您们和二五通奸。夫人和年长的梁五，您妹妹和东关五。”

骊姬笑道：

“你不嫉妒吗？妹妹方面由我劝说。”

“二五由我传达，说夫人和您妹妹在思念他们。我跟他们说，陛下由于年龄的关系，近来轻易没有这种要求，两位娘娘感到非常寂寞，请他们安慰您们二位。即使您们幽会成功，在一开始，关于四公子的事，也啥都不要说。在过了一个月之后，再慢慢地向他们泄漏想让四公子继承国家的事。也请您妹妹好好嘱咐嘱咐。二五一定会就这事跟我商量。往后的事，听我们的好了！”

有一天，二五向献公提出：

“陛下以为曲沃之地如何？”

“那是我晋室宗庙所在之处，晋国最早封为诸侯之地。”

“再说，从军事上来看，也是重要地方。曲沃的守卫，您是不是有粗心大意之处？”

“你们为什么忽然说起这种话？”

“周围的列国，最近到处在增强武力。此外尽管也是重要地方，在守卫上疏忽的地方有两处。那就是西北边境的蒲，西部边境的屈。蒲是与秦国接壤，屈是与狄相邻的要地，而且是一直弃置为荒野。臣以为有尽快加固守卫的必要。未知

陛下以为如何？”

不出优施所料，献公立即就对两位宠臣的建议动了心。

“你们二人是说想分头出守蒲和屈？”

“多谢陛下信任，但我们二人去镇守如此重地威望不足反而有招来秦与狄的欺侮之虞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们看派谁去为好呢？”

“只要蒲派公子重耳，屈派公子夷吾，则既无招来外侮之虞，我们想国家的守卫也会坚如磐石了。”

“当然了。那么，曲沃又派谁去呢？”

“曲沃乃仅次于国都之地，太子也是仅次于国君之身。除太子申生之外，还有谁呢！”

献公全部接受了二五的进言，决定把申生、重耳、夷吾三人分头派往各地，命令申生扩大曲沃之地，辟为副都；命令重耳与夷吾筑城郭分别驻屯蒲、屈，提防秦与狄。

申生听到献公命令之后，出乎意外，诚惶诚恐地问道：

“臣以为太子是继国君之位的，应常待君侧；当地方守备之任，是臣下的任务。为何将身为太子的我，派往地方呢？儿臣敢问父亲大人这是何意。”

献公严厉地说道：

“你不知道曲沃是我宗庙之地？将仅次于国都之地，命仅次于国君之人出守，你有什么不服的？”

优施把从二五听来的事，当即传达给了驷姬。

“这就等于申生丢掉了太子的地位。多半陛下在考虑立四公子为太子。如果陛下谈到此事，请夫人设法加以反对。

因为这也是计策之一。……就那三个人，二五之所以能巧妙地向下提出建议，这都是托夫人和令妹之福。他们俩感到十分满足。今后也希望您们相会下去。倘若让这两个人发生倒戈，我们就会本利全蚀的呀！”

“就照你说的办。只是和梁五一幽会，就会减少和你相会的机会了。”

“梁五怎么样？”

“比夷吾强，尽管远不及你。”

“这可是……因为夷吾已经到西部边境去了，我想腾出他这份儿，以比过去更多的时间与您相会。”

说着说着，两个人的身子凑到了一起。

几天之后，献公对骊姬说道：

“我想立奚齐为太子，取代申生，在重臣之中也有人反对的。”

骊姬想：果然不出优施所料。

是的，这是个要害问题。……骊姬抑制住因涌上喜悦而不由地绽开的笑容，故意作出忧闷的表情默默不语。

“你对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，不高兴吗？”

“在重臣中反对的是谁？”

“是里克他们。”

“里克吗？我觉得反对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”骊姬说，“我也认为废掉没有特别罪咎的申生而立奚齐为太子，是不合乎道理的。您不能那样做。尽管我对陛下把我和奚齐挂在心上，高兴得流出了眼泪，如果陛下强行立奚齐为太子，即使里克不出面，人们也以为是我挑唆了陛下。倘若您无论如何也决

定废弃申生而立奚齐的话，就请先杀了我再做吧！”

“是吗？我理解了你的心情。尽管你有这么一颗纯洁的心，在重臣中好象也有人看作是你想要立奚齐为太子，对申生进各种各样的谗言的。这些家伙知道了你的心情就好了……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越发觉得你可爱。你的心情是心情，而我想立奚齐为太子的决心是不变的。”

“我现在，只领受陛下的情意。”

次日，骊姬对优施说：

“果然象你说的那样。我是照你说的作了回答的，这就行了吗？好容易陛下那么想，我又去说些泼冷水的话，也觉得好象做了件怪可惜的事似的。”

“这就行了。这一来陛下就会更加信任夫人了，也许能稍微改变一下里克这些人对夫人的看法。今后也请夫人对陛下别说申生他们的坏话。”

“这样好吗？这一来，陛下不是对申生更加……”

“被派往曲沃的申生的不满，是明如观火的事。哪怕就这样不管他，申生也一定会在曲沃造反的。再说，陛下的身边有二五。关于申生的事，我会让二五巧妙地说给陛下听，这方面的事您就交给我们好了。希望夫人和令妹把梁五和东关五招待得更好一些……”

## 四

但是，优施的关于申生会造反的预测，并没有那么简单地被他说到。

遭到骊姬蒙蔽的献公，尽管想以奚齐取代太子之心没变，但申生在曲沃施仁政得到了居民的信赖，扎扎实实地实现扩大地盘把曲沃建为晋国副都的献公的命令，哪怕是献公，也无法废掉没有一点过错的申生。

两年过去，三年也过去了，这种情况毫无变化，骊姬渐渐地焦急起来。

“我已经厌烦给梁五当对手了。”骊姬对优施说道，“你准备让我和他搞多久？”

“不是得到四公子当上太子为止吗？”

“这要多久呢？”

“您可不能着急。对我们来说，二五可得借重啊。眼下若是他们背叛，过去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便都化为泡影了。申生有里克和荀息那样的重臣追随着他。荀息在不断地向陛下进言，要求让申生还都。在陛下的身边，能够防止这一点的，是二五。请夫人好好斟酌一下这事，可不能对梁五粗心大意呀！”

又过了一年。

“发生了一件非得夫人去做不可的事。”优施说道，“二五该会向陛下进言让他命申生出兵去东山。陛下听不听这进言，全在夫人您了。请您考虑这关系到四公子的命运，以哭泣来打动陛下的心。”

优施详细地谈到骊姬必须做些什么，说些什么。

“让申生出兵，那会成为什么样子呢？”

“东山的赤狄是个强敌，因此十成中有七成会打败仗的。申生如果战死，也就完了，但即使回来，也会被追究责任，